

【长篇历史小说】

珍藏版

陈立龙◎著

母后羽翼下的短命儿皇

同治皇帝

同治皇帝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母后羽翼下的短命儿皇

同治皇帝

陈立龙◎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治皇帝/陈立龙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222-702-6

I. 同… II. 陈… III. 同治帝(1856~1874)—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851 号

同治皇帝

著 者/陈立龙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文 锋

装帧设计/武晓强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34 字数/650 千字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702-6

定 价/5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内容简介

文宗身后太萧条，
一线孤悬风雨器。
帘内两宫听政日，
便知龙脉已飘摇。

——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十·穆宗同治皇帝》

爱新觉罗·载淳，是清文宗咸丰皇帝的长子，生于清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载淳一出生，就被笼罩在他那热衷于朝政的母亲的阴影之下，这片冲不破、拨不开的浓重阴影，伴随了载淳短暂的一生。作为咸丰最宠爱的女人所生的皇长子和独生子，出生在储秀宫的载淳，顺理成章地在咸丰驾崩之后承继了大统，成了“同治皇帝”。如果即位时他的年龄能够再大一些，或者如果不是有那样一位手段强硬、心肠狠毒的母亲的话，同治皇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可惜的是，他当时太幼小了，虚岁也才只有六岁；更可惜的是，他的母亲是那样的铁腕，根本就是把大清天下当成了自己掌中的玩物。

同治皇朝在有清十二代中相对短命，只有十三年，而即使是这短短的十三年中，可怜的同治皇帝也不过只有那么一年的时间在行使他的职权，所谓的“同治”，只不过是慈禧以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为幌子，大行其独裁而已。

正是由于这种奇特的历史事实，使得《同治皇帝》不同于其他清帝的传记，它的主人公实际上不完全是同治皇帝本人，作者不得不把更多的笔墨用在当时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太后身上。平心而论，慈禧执政期间特别是在同治时代，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事情的，而非像有些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只知滥施母后淫威，一味祸国殃民。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同治中兴”，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已经处于封建王朝晚期的清，不从根本上来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转变，无论什么人执政，也无



目 录

第一章 那拉氏临葬惊异兆 张乐行谋事起雄心 (1)

众人刚把棺木放进大坑，只见一道火光掠起，紧接着一声巨响，从山上滚下的雪块把坑中的棺木埋得不知去向，本就破旧的凤凰寺也轰然倒塌。众人正在惊恐，只见空云大师扫了一眼身旁的兰姑娘：“女施主，恭喜你了！”

第二章 雉河集擒军树义帜 八公山大师论因缘 (11)

张乐行洒下泪来，“唰”地一声拔刀割破手指，鲜血流在酒坛中，其他人也一一效仿。每位头领各捧一碗血酒，下跪盟誓：“天下捻子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日结盟，永不反悔。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第三章 逐玄狐张德顺坠马 阻御杖兰贵人孕龙 (26)

皇后一声大喝打破了坤宁宫大厅的沉静：“打！给我狠狠地打，也让这个贱人尝尝棍棒的厉害。”两名执事太监同时举起了杀威大棒，就在大棒快要接触到兰贵人的屁股时，猛听一声惊慌而又威严的喊叫：“住手，打不得！”

第四章 栖王府且缓图大计 居嫔位岂宽容小节 (39)

蓉儿话音刚落，兰嫔就抱着大阿哥“扑通”跪在皇上面前悲切切地说：“请皇上给奴婢做主！”咸丰急忙起身拉起兰嫔，心疼地说道：“爱妃请起，朕又没有责备爱妃的娘家，何必这样呢！有话好说，朕一定严惩那传错话的太监！”

第五章 咸丰帝风流诚本色 懿皇妃妒忌是天生 (53)

兰嫔略带委屈地说：“那人能有皇后娘娘这副心肠就好了，就怕那人妒心更浓，见一计不成又生出什么歹毒的计策来，坑害奴婢没有什么，只担心那些小人把毒手伸向大阿哥。万一大阿哥出现什么闪失，奴婢如何能担当得起呢？”

第六章 小皇子无端遭蛊惑 新贵妃有意除仇讎 (65)

咸丰帝只见符咒上写着大阿哥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周围贴上了谁也看不懂的符号。咸丰把符咒“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个贱人，想不到你如此狠毒，辜负朕一片苦心，来人，把……”

第七章 谏移陵恭亲王拼死 谋成功小德张净身 (82)

成福殿里传来一声凄惨的叫声，一缕殷红的鲜血箭一般地射向一匹高悬的白绫，又随着一声尖啸，张德顺疼痛难忍昏死过去。醒来后的小德张脑子一片空白，他知道裆下那个最宝贵的玩艺儿永远与自己分离了……

第八章 小皇子抓碎揽玉玺 美云嫔悬梁丧芳魂 (98)

大阿哥伸向红花的手突然停了下来，他似乎想起每次去拿花时总被额娘怒视与打手的情景，他不安地抬头看看两名搀扶他的宫女，见她们都盯着那枚玉玺，便努力地伸长了胳膊，摇动了它，但终于没有把它拿起来……

第九章 窥机密张太监瞠目 睹苛约清天子赧颜 (108)

咸丰把《天津条约》副本扔到地下，冲着桂良和花沙纳怒吼道：“尔等一群废物，这哪里是和约，这是让朕拿祖宗的家业送礼！太让朕失望了，这个条约朕决不签字，朕要把你们送给洋人做牛做马，欺人太甚！”

第十章 对佳人醇王思故剑 贪美色天子藏新娇 (125)

咸丰轻轻抚弄一根琴弦，那流水般的韵律蹦跳出来了。朱美人趁机鼓掌说：“真是太妙太美了。”这时小太监刘海成报告说：“皇上，几位军机大臣求见。”咸丰把琴一拍：“混账的东西，你

没看见朕在干什么吗？”
第十一章 削封号罚亲王修墓 救姻亲求皇帝徇私 (134)

咸丰冷冷地说道：“朱美人之事朕意已决，谁来阻挠也没有用！”“臣妾怎敢妄加过问。臣妾是求皇上开恩，饶科场舞弊的内亲程秀不死。”咸丰听后心里轻松许多，道：“皇后放心，朕便饶他不死又待如何？”

第十二章 杀宫女阉人掩罪迹 审政敌权臣动大刑 (147)

那宫女猛然看见面前有一黑衣蒙面人，吓得张口就喊：“有——”“贼”字还没喊出口，就被平顺左手一把卡住脖子，右手尖刀尽力一捅，那宫女还没来得及反抗，便一命呜呼。张德顺想出手相救已经来不及了。

第十三章 堂堂一老未卜生死 衮衮诸公难定战和 (159)

咸丰见众人只是傻乎乎地坐着，谁也不讲话，气恼至极，手拍御案怒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尔等都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食王之禄、当报王恩。怎么大敌当前，一个个倒成了哑吧，果真是江郎才尽了吗？”

第十四章 断疑案迷离乱宫苑 逃国难仓皇弃京城 (173)

逃难的马车经过圆明园北门的刹那间，咸丰心里涩涩的，喉咙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特别憋闷。他轻轻掀起车上的帘子，回首望去，圆明园越来越淡远了、模糊了，咸丰两行清泪从眼角悄悄落下……

第十五章 小皇子发狠报睚眦 六王爷忍辱息兵戈 (185)

载淳怯生生地问道：“额娘，皇阿玛说废了你是干什么？”懿贵妃又一阵心酸，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大阿哥似乎明白了什么，乖乖地说：“额娘，孩儿长大不让阿玛废了你，孩儿要是当上了皇上，一定废了那肃六！”

第十六章 论朝政懿贵妃碰壁 蔽消息肃大人锁宫 (196)

懿贵妃怂恿说：“皇上一直反对的《爱珥条约》，他们也自作主张答应了，皇上总不会不管吧？”咸丰见懿贵妃提起此事，也不

想解释什么，挥了挥手：“这些是国家大事，请你们不要干预，朕自有分寸……”

第十七章 秉孝心稚子进鹿血 吐快语莽王露蛛丝 (210)

奕谔奏道：“奕谔大权在握、自以为是，一心同洋人谈判讲和，从而造成京城防守松懈，让洋人乘虚而入。不然，圆明园等地怎会遭到洋人的洗劫？”咸丰闻言怒道：“奕谔误国误民，该杀，该杀！”

第十八章 诛贵妃效汉武故事 逼御弟赋曹植新篇 (223)

咸丰惨咳几声，缓缓说道：“载淳尚幼，其母那拉氏颇有弄权之心，朕不得不预先防备！朕决定废去她懿贵妃的封号，将其贬为民女。”众人尚未发话，肃顺昂然说道：“送佛送到西天，一不做二不休，请皇上将那拉氏赐死！”

第十九章 咸丰帝托孤赴大限 西太后奉子夺先机 (237)

“好，我走！我们都走！”肃顺一跺脚走了出去。怡亲王载垣急忙随后喊了一声：“肃大人请留步，何必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呢！”此话一出自觉不妥，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幼皇载淳尖声叫道：“大胆载垣，敢辱没本皇，朕杀了你！”

第二十章 施苦肉主仆布雾霭 辩垂帘君臣动雷霆 (252)

那拉氏抄起案上的茶杯向肃顺掷去，“肃六贼子，你敢辱骂本宫欺凌我孤儿寡母，罪当诛杀！”幼皇载淳哇地大哭起来：“额娘，皇额娘，我怕，我怕！”钮祜禄氏急忙把皇上抱在怀里，用手轻轻一摸：“呀！皇上吓尿裤子了！”

第二十一章 掬热泪哭辞先皇帝 凭片语打动旧情人 (266)

那拉氏的情丝仿佛被他点燃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火苗燃烧着向上蹿腾。沉默片刻，她红着脸问道：“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誓言吗？”荣禄鼻子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今生今世，生死相许，非我不嫁，非你不娶……”

第二十二章 肃大人命丧菜市口 两太后帘垂紫禁城 (280)

肃顺已被打得没了人样，奕谔有意让人羞辱他，午时已过，

仍不下令开斩。肃顺大叫一声：“奕譞，你杀了老子也要戴老子的绿帽子！”奕譞这才勃然大怒，把令箭一扔，叫道：“斩！”

第二十三章 陈英王粗心逢鹰犬 桑巴特疾首说蛇蝎 (294)

胜保看看桑巴特，“大师敢当着本帅的面诽谤太后，不怕我把你解往京城让慈禧太后给你治罪吗？”“你不把我押解去京城，我还准备自己前往呢！我要进宫揭穿那狠毒女人的罪恶，当众羞辱她，把她的秘密公布于众！”

第二十四章 斩大吏慈禧立威信 上密札胜保索官爵 (310)

“……臣在陕剿匪实在辛劳，望太后给臣嘉奖……”慈禧看罢胜保的来信，气得咬牙切齿，如此看来，那蔡寿祺所奏之事属实。哼，你胜保要以此要挟于我，没门，我且与你胜保斗一斗，看看是鱼死还是网破！

第二十五章 攀高枝管他卖旧主 诵古诗凭谁训幼君 (324)

慈安顿了一下又说道：“妹妹的主张才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呢，欲速则不达啊！”慈禧一听，气得脸色惨白，猛然站了起来，冷冷地说道：“有姐姐处处袒护着皇上，只怕会把皇上教导成一个刘阿斗那样的皇帝，哼！”

第二十六章 施恩宠玉宫收义女 示威严铁窗吓勋臣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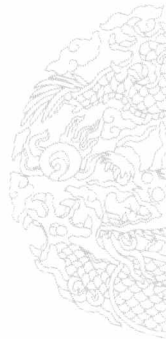
奕訢慌忙说道：“荣荣无德无才怎配做太后的女儿？”慈禧笑道：“荣荣德才兼备、有胆有识，如果能做大行皇帝的女儿，大行皇帝在天有灵也会同意的。莫非六爷舍不得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不乐意让荣荣认我为额娘？”

第二十七章 会旧好良宵温艳梦 骂太后黑牢赴黄泉 (347)

荣禄醋意大发，问道：“你也让安德海亲热过吗？”慈禧脸一板，正色道：“荣禄你好大胆，敢侮辱本宫该当何罪！”荣禄想不到慈禧竟来了真格的，马上哀求说：“荣禄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有辱太后，何况——”

第二十八章 突重围捻军学兽斗 拒良谏沃王发虎威 (362)

张禹爵不顾一切地顶撞说：“如果不是你专断，五旗人马不会



分裂，众兄弟也不会死伤近半——”张乐行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会揭自己的老底，气得两手发抖，指着儿子大骂道：“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第二十九章 恋故土分兵成颓势 贪厚禄卖主做叛徒 (374)

陈大喜又急又惊，他不明白清兵是从哪里来的，又为何对他们的宿营地摸得如此准确。他拦住一个士兵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沃王呢？”那士兵哭着说道：“任化邦当了叛徒投降了清兵，夜半突然偷袭营房，把沃王抓走了！”

第三十章 责师傅归罪李鸿藻 选钦差启用左宗棠 (386)

“皇儿不想学文章，皇儿也不想当皇上，干脆让给他人好啦！”同治顶撞了几句，慈禧气得手颤抖，面色发白，她猛地甩开胳膊，重重的一巴掌打在同治白净的脸上，那白净的脸上留下五个红红的手指头印记……

第三十一章 论儿症载淳厌书本 痛姊疾慈禧割玉肌 (399)

慈安取出一个精致的小匣，对慈禧说道：“妹妹割肉为我疗疾，如此菩萨心肠哪会谋夺皇位？看来先帝当时多虑了，这道用来防备妹妹的遗旨，留着还有何用？”慈安说着，三把两把便把那份遗诏撕得粉碎……

第三十二章 戏皇叔慈禧美目盼 打阉奴奕訢老拳挥 (412)

慈禧瞟了奕訢一眼，又压低声音说道：“弟承兄妻，在我们风俗中也是常有的事，不说一般民间家庭，就是皇室之内不也时有发生吗？倘若恭王担心外界的舆论，你我可以暗中——”奕訢高叫一声：“请太后自尊自重！”

第三十三章 蔡七品弹王陈四罪 訢六爷忤后失五职 (426)

奕訢凄惨地狂笑一声说道：“两宫太后若觉得臣不堪任用，可以革我的议政王之职，削去我的各项职权，但我是宣宗成皇帝六子，你们能革我职却不能革我皇子，我亲王头衔是成皇帝所赐！”也不辞谢，转身走了。

第三十四章 感世事释放笼中鸟 设奇谋引诱阵上僧 (437)

张禹爵用刀扼住僧格林沁的脖子怒喝道：“你也有今天！”僧格林沁跪下求饶道：“好汉饶命，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哈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命给我爹爹报仇！”“你爹爹是谁？”“沃王张乐行！”

第三十五章 试云雨同治幸宫女 纵蜂蛰载激惩太监 (453)

一场急风骤雨之后，同治皇上喘着粗气侧眼去看红艳，只见她一脸的泪水。同治不解地问道：“你能承受朕的雨露应该高兴才对，伤心什么，如果能生下皇子，将来一定是大福大贵。朕的额娘不就是这样的吗？”

第三十六章 肆暴焉顾皇家骨血 灭口岂问天地良心 (464)

太皇太妃不忍看下去，“扑通”跪了下来，哀求说：“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她死不足惜，但她身上有皇上的骨血啊！”慈禧背过脸，只当没有看见。随着红艳姑娘一声惨叫，太皇太妃也一头撞在殿堂的柱子上，顿时脑浆迸裂。

第三十七章 插亲信荣禄督直隶 作威福安监下苏杭 (475)

荣禄含情脉脉地看着慈禧说道：“太后保重，如果有事需臣效劳，臣随叫随到！”荣禄告退了，慈禧望着他的背影也是一阵怅然若失。安德海跑了过来，说道：“太后割舍不下吧？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第三十八章 丁巡抚密报夹单奏 同治帝闲上销魂楼 (490)

同治哪里经得住她这么撩拨，浑身燥热起来。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在玉娘身上抚摸着。玉娘是何等风月场上的老手，顺势依偎在同治怀里，双手勾住同治的脖子撒起娇来。同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把玉娘压到床上……

第三十九章 巧抗旨怒斩清官宦 空遗恨同赴鬼门关 (505)

“德顺哥，你听那边又吹奏起来，是为咱夫妻俩送行吧？”“对，是为咱两口子送行。从哪里上路呢？”娇娇指指身旁的一口深井：“就从这里吧，这不是井，这是从地狱通往天堂的出口。德

顺哥，咱下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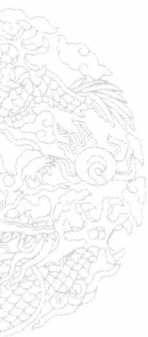
第四十章 初亲政笑朝令夕改 重沉沦终梦死醉生 (519)

奕訢负气说话，让人听来觉得生硬，似乎带着责备与不满。

同治一听奕訢这个口气，也不示弱地吼道：“奕訢，你有完没完！

朕做事自有主张，用不着你来教训朕！”同治说着，把折子“啪”

地扔到地上，厉声喝斥道：“都滚出去！”



第一章

那拉氏临葬惊异兆 张乐行谋事起雄心

众人刚把棺木放进大坑，只见一道火光掠起，紧接着一声巨响，从山上滚下的雪块把坑中的棺木埋得不知去向，本就破旧的凤凰寺也轰然倒塌。众人正在惊恐，只见空云大师扫了一眼身旁的兰姑娘：“女施主，恭喜你了！”

寒冬腊月。

苍茫的天底下是一个银白的世界，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上的一切，呼呼的北风带着哨音狂舞着。偶尔有几只饥饿的寒鸦“嘎”地一声从码头旁边飞过，更给这凄冷的镇江府添上几分肃杀之气。

古老的运河码头也被冰雪覆盖着，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向北方延伸着，河水也是懒洋洋的，在冰缝的空隙中呜咽地流淌着。

好大一个码头只有一条破旧的船，整个码头显得更加空旷寂寞。船头挂着白幡，船尾停放一口漆黑的棺材。

一个浑身孝服的俏丽姑娘背风站立着，出神地望着码头上那窄窄的人行道，鼻子和眼都是红红的。

这时，从船舱里走出一位满身孝服的中年妇人，她带着几分哭腔，冲着船头的姑娘喊道：“兰儿，咱开船吧，不会有人来送行的，如今不同往年，你爹这一死，咱家——”

中年妇人哽咽了，她没有说下去，用衣袖拭一下眼角的泪水，然后对刚刚走上来的船工说：“有劳这位大哥了，我们上路吧。”

“兰姑娘请进舱吧，我们开船啦。”

船工边说边划动船桨，客船缓缓地向远处驶去。

兰姑娘并没有进舱，她只稍稍向后退几步，仍然呆呆地站着，失望地看着码头上那条人行道。

突然，兰姑娘红肿的双眼一亮，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雪地上跑来。是他，就是他，兰姑娘抬起双手放在胸前，想捂住怦怦的心跳。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荣禄，如果有缘有分，我们还会相见的。”

码头上，那位多情的少年公子呆呆地站立着，望着远去的客船出神。

船儿越走越远，码头上的一切都消失了，兰姑娘微微叹口气，挥袖擦去满脸的泪水，一声不响地走进了船舱。

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雪花。

雪越下越大。不多久，船工身上就全变白了，他把船桨放下，拍拍身上的雪对舱里的中年妇人喊道：“夫人，我们找个地方避一避再走吧！这雪太大了。”

那中年妇人从舱里探出头，望了望满天乱飞的雪花，叹口气说：“也好，只是这旷野之中到何处栖身呀？”

船工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山坡说道：“夫人，那边山脊上有几股浓烟升起，也许有人家，我们不妨去避一避这满天的大雪，待雪停之后再走也不迟。”

“唉，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又处在荒山野岭之中，万一遇上歹人——”

“夫人放心好了，这一带水路我常走，安全着呢！”

船工边说边寻找能够停船的地方，由于岸边已经结了冰，船工费了好大劲才把船停靠岸并抛了锚。

一行五人下了船向那有烟火地方走去。

这里有几间庙宇，墙壁有些剥落，虽然破旧，但却十分整洁。

船工走上前轻轻叩打着紧闭的庙门，并向里面高喊着：“里面有人吗？请开门，请开门！”

许久，门才“吱”地一声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他双掌合十，垂首念道：“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有何指教？”

“有劳大师，我们路过此地被大雪所阻，特来投宿的，请大师给予方便。”中年妇人上前说道。

“这——”

小和尚扫一眼他们几人，略一迟疑地说道：“施主，你们还是另找投宿的地方吧，我们这小寺院，地方太狭小，刚才又有人先来投宿，实在——”

小和尚正要说下去，兰姑娘抢上前说道：“他们能来投宿，我们怎么不能？你们还吃斋念佛行善呢！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兰儿不得无礼！”中年妇人打断她的话说道，“大师行行方便吧，一旦雪停我们就走，这荒山野岭我们实在无处落脚。”

小和尚十分为难地说：“不是我们不想行方便，寺里实在没有空闲地方，而你们又多是女眷。”

“我们只求有个地方坐一坐就行了。”中年妇人恳求说。

小和尚看着这位妇人和身旁的几个孩子都戴着孝，略一思忖说道：“待我回报一下师傅。”

不多久，小和尚跑了过来说道：“施主，请吧！”

小和尚把他们带到一间破旧的大殿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和尚正和一位一身官服的人讲话。老和尚站了起来，躬身施礼说道：“阿弥陀佛，几位施主，敝寺十分破旧，地方狭小，如不嫌弃就暂住一夜吧，只是没有什么铺盖，大家只能围在火堆旁打坐，委屈几位施主了。”

“仅此，我们母子几人都感恩不尽，我们只是避一避这眼前的大雪，一旦雪停即刻赶路，多谢大师行方便。”中年妇人急忙上前施礼说道。

“不必多礼。”老和尚转身对小和尚说道，“净文，你把西厢房收拾一下，就让几位施主在那里将就一夜吧。只是那后墙有个大洞，又是西北风，难为几位施主了。”

小和尚刚要走，那位一身官服的人站了起来说道：“空云大师，就让这几位女眷住东厢房吧，我们几人在这大殿里烤烤火、谈谈话，一夜很快就会过去的，我马上命令我的几位随从把行李搬过来。”

“这——”空云大师看看瑞麟，又看看几位女眷，十分抱歉地说，“瑞大人，这太委屈你了。”

瑞麟哈哈一笑说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关心民众疾苦也是我们地方官的责任，否则，岂不有负朝廷的恩典。”

“国家能有瑞大人这样的官员，也是百姓的福气呀，只是如今的世道，像瑞大人这样的官员太少了。”

“大师不必恭维本官了，就让她们几位女眷住东厢房吧。”

中年妇人忙上前施礼说道：“多谢这位大人了。”

瑞麟打量一下这浑身孝服的中年妇人，虽然面容憔悴，却举止得体，说话文雅，似大家庭的妇人。站在她旁边的那位穿孝服的少年男子有点呆痴，而旁边的两位女孩却活泼可爱，楚楚动人，特别是年龄稍稍偏大一些的姑娘更是花容月貌，天生丽质。瑞麟禁不住多看她一眼，然后十分关切地问道：“请问这位夫人，你们是母子几人吧？从哪里来，又去哪里？”

“回大人，”中年妇人礼貌地说道，“我们母子几人从镇江来，准备去北京，如今是扶丈夫灵柩回京安葬路过此地，因大雪所阻来躲避一下。”

瑞麟点点头：“从言谈举止看，你们也不似一般贫民百姓人家，不知夫人的先君官居何方？”

中年妇人眼泪汪汪地答道：“先君惠征，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安徽宁池大广道员，因病死于江苏镇江，因为给先君看病欠人许多债务，把所有家产变卖后才还清债务。如今是带着儿女回京安葬先君。”

中年妇人说着，早已泪流满面。

瑞麟劝慰道：“如此说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叫

瑞麟，也是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如今正是去镇江赴任，也是被大雪所阻留居此地。你们母子就不必客气了，请到东厢房休息一下，我派下人给你们送一些吃的，既然是同族，相互关照也是应该的。”

惠征夫人及儿女谢过瑞麟和云空大师，便随小和尚净文去了东厢房。

大雪接连下了几天。

雪停后，惠征夫人立即派船工回去打探情况，船工回来说道，天寒地冻，河水结冰，船早已冻在冰中了。

惠征夫人十分着急，本来所带路费就寥寥无几，如此一耽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京城。更何况携带着丈夫的棺柩，行动也十分不便，真是人遇到倒霉的事喝凉水也塞牙。惠征夫人和几个儿女一愁莫展。

瑞麟见状，劝慰说：“古语：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既然先君已经过世，把灵柩运往京城又有多大作用呢？不如暂且随处选择一地安葬，将来有机会再作打算也不迟。”

惠征夫人一想，这也有道理，从这到京城路途遥远，寡母孤儿携带着一口棺柩实在不便。何况自家早已囊中所剩不多，就是运回京中又如何给丈夫安葬呢？自己的娘家与丈夫的家族都是官宦人家，如今虽然遭到大难落得今天一贫如洗地步，但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尚在，丈夫生前的交往也颇多，这葬事再简单也要有些排场。但自己如今的家境，就是倾尽所有也不可能体面地把丈夫安葬下去。唉，与其到京中草草安葬，还不如把丈夫安葬在此地呢。人到穷困潦倒之际，何必讲究那么多呢？

惠征夫人同意了瑞麟的看法，请求空云大师给他们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寻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安葬丈夫。

空云大师想了想说道：“我们这座山叫凤凰山，山形如同凤凰开屏。”

空云大师边说边用手指点着，让人们看哪是凤头，哪是凤身，哪是凤尾。众人随着空云大师指点的方向环视一下，这座山果然如同一只正在展翅开屏的巨大凤凰。

空云大师又说道：“我们这个寺院就叫凤凰寺，坐落在凤凰的脖颈上，提起这凤凰寺，据当地老百姓所说，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什么故事？大师不妨说说，也让我等见识一下。”瑞麟笑着问道。

空云大师点点头，“据说很久以前的时候，这凤凰山的凤凰嘴上经常喷火，每次喷火对当地百姓危害都很大，不是庄稼颗粒无收，就是灾疫连年发生，老百姓叫苦连天。有一年，一个云游四方的道士路过此地，在凤凰山周围转悠了几天，最后告诉村民，这凤凰山里有一只火凤凰，每隔三年必定要喷火一次，只要凤凰一喷火，这周围地区必定要遭难。当地村民请求道士给想个办法治住